

20141104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鈍根樂小法，貪著於生死，
眾苦所惱亂，為是說涅槃，
精勤大乘法，當得成佛道。

我們學佛一定要發大心、立大願。我們向來就是鈍根，所體解的只是小乘法，停滯在小乘法，我們就無法再向大乘教法前進追求。這是我們修行者最擔心，一念獨善其身，他就會停滯在小法中。「貪著於生死」。修行，就是希望能開展大心，不貪，連生死我們都不必貪求。其實，來生來世，是否再來生來世呢？一來不必擔心來生來世，只擔心的是今生此世，我們與眾生所結的是什麼緣，是福緣嗎？是惡緣嗎？我們是不是在人群中有造福？是不是在人群中，對眾生每一個人的人間因緣果報，我們有清楚嗎？修學，除了清楚自己，還要清楚別人，因緣果報觀，我們若能清楚，從這當中成長智慧，若能這樣，我們就不必擔心是不是在生死中。生，就是投入人群；死，是自然法則。自然我們就沒有生死的貪著，或者是厭煩，我們視生死為一件正常事。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我們今生此世，到底我們在生死這段期間，從我們出生一直到往生。這段時間到底我們在人群中所造作的是什麼？這是我們應該要比較要擔心的。

所以我們若都不知道，在生死中就自然受「眾苦所惱亂」。佛陀來人間，他是故意來的，是為度眾生來，是生生世世不離開眾生，追逐著眾生在四生五道中。是因為他很清楚，他在來來回回都沒有什麼「眾苦所惱亂」。只是我們凡夫不清楚，所以在人群中複製煩惱，受煩惱牽引，我們不願去做，這樣才叫做「眾苦所惱亂」。這樣的眾生，佛陀就是來人間「為是說涅槃」。我們人人修行，在這生死中知苦，就是苦，所以才要修行。知道苦之後，很多的煩惱，那種微細塵沙煩惱還沒辦法去除。佛陀了解眾生的心態，用種種方法來教育。所以在這期間設了種種，「阿含」、「方等」、「般若」，一路來。到現在大家已經知道生死因緣果報，知道了。凡夫不由自己的生死，這是煩惱，不斷複製、惱亂。這些佛陀慢慢地開示，聽法的人已經了解了。

佛陀來到法華會，這期間「為是說涅槃」，開始大家慢慢能了解法的因緣觀，就開始為他們說涅槃的法。涅槃就是寂滅，也叫做寂靜，就是如何去除內心的煩惱。在這生死中，如何能甘願，發心立願去入人群。雖然入在人群中，心還是一樣，非常的寂滅清淨，這叫做涅槃法。涅槃法，要想了解，無非就是要勤，「精勤大乘法」。大乘法，應

該知道了，那就是付出無所求，很甘願來來回回為人群去付出，是大乘法。「當得成佛道」，若能這樣，就人人所走的路，就是在這條大菩提直道。這是佛陀修行走過來的路，用心為我們敘述，但是眾生鈍根，若還停滯在小法，那就很困難能了解，同樣還是在生死中，無法脫離。

說起了有一回，佛陀的時代，阿難在靜謐中打坐時。忽然間，他內心起了一念，感覺天地宇宙開闊，大地眾生煩惱偏多，「苦、集、滅」。這條道路，很遙遠的路，這條修行的路要如何走？佛陀到底修行開始是怎麼來？他在那裡寂靜時，忽然間一群剛好是結夏安居結束的人，在外地結夏安居結束了。大家相邀來見佛、禮佛，向佛陀表達他們結夏安居結束，身心的輕安自在。阿難看見這群人這麼歡喜，這樣來了，阿難就趕緊起座，跟著這群人進去稟告佛陀，結夏安居在外地的弟子回來了。大家都坐好了，禮佛之後端坐。佛陀就開始問這些弟子：「你們結夏安居這段期時間，是不是大家都輕安自在？辛苦嗎？」這些弟子回答：「大家都輕安自在，心很愉悅，很歡喜！」阿難看到佛陀這樣慈悲來慰問這些弟子，結夏安居之後是不是平安？是不是大家有自在輕安呢？

阿難看到了，內心靈機一動，佛陀這樣的慈悲心，對著弟子這樣的輕柔、愛。所以阿難就在眾弟子中，起身向佛陀請教：「佛陀啊！你的弟子這樣多，佛陀對每一位弟子都這樣輕柔悲憫，就像對一個孩子一樣。佛陀，您這個心境，這分悲心、愛心、慈心，到底是從何時開始這念心？」阿難這樣問佛。佛陀就露出微笑，「阿難，這個問題你問得好，我告訴你們，你們要好好聽。」佛陀就開始說，在無央數劫以前，地獄中很多的受刑者，就是有罪業墮地獄。夜叉在刑罰他們，在地獄中滿滿都是。其中有二人，共同拖著一輛火車，所拖這輛車，是火燒紅的車。這個罪人，犯罪的人，身上的皮剝起來掛在脖子上，將這脖子上的皮綁在車上。用自己身上的皮綁在那輛燒紅的火車，兩個人共同，就是同樣剝皮拖車向前走。若拖得不夠快，他就用鞭索來鞭打，就如牽牛車的人。若牛走得慢，主人就用牛鞭抽打下去，鞭打牛身。與此相同，夜叉獄卒在刑罰罪人，是這樣在刑罰。

這兩個人其中有一人，體力已經沒辦法，承受不了了，拖不動了，人也癱軟下去。獄卒沒有憐憫心，還是用那條鞭索來鞭打這個受罪的人。其中這一位，他就向獄卒要求，「讓他休息吧！這台車我一人來拖就好，要求你是不是讓他休息？他已經沒體力，很辛苦啊！」獄卒就說：「兩個人拖都拖不動，你一人有辦法拖？」他就說：「我願意

將他所受苦，這分所受的刑罰，我願意用我的身來代替他。」夜叉獄卒就發了瞋怒的心，用鐵棍這樣鞭打下去，一棍就打死了這位願意幫助人拖車，這一棍打死，即刻生忉利天。

佛陀就這樣說：「阿難，那位在地獄中受刑者，一棍被打死，生在忉利天，生生世世了知人生無常、苦難偏多。雖然生在天堂，心掛慮著人間的眾生。因為人間眾生容易起無明，懈怠、無明，造種種的業。所以心心念念願意脫離天福入人間，這個人是誰，你們知道嗎？就是我，今天在這裡的釋迦牟尼佛。」這是已經無央數劫修行，為眾生修行的第一念頭。這已是多久了呢？我們最近一直說無央數劫修行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釋迦牟尼佛，生生世世。真正起一念心，就是在那時候，在地獄中發心。生天堂享受不糊塗，也不受享受迷惑了他的心。很清楚，不斷發願回歸人間娑婆來修行。發願生生世世，五道四生，他都願意去度化眾生。**這就是佛陀他的一念心。其實這念心是我們人人本具，人人真如本性。卻是我們發不出這念心，那就是因為無明還是很厚，這樣覆蔽著。**所以我們要小心，要發這念心並不困難。困難就是我們不肯精進，懈怠，那怕已經遇了佛法，還是「鈍根樂小法」。我們還是「貪著於生死」，我們還在「眾苦所惱亂」。佛陀從開始，不斷上求下化，生生世世，因緣成熟。開始成佛，開始隨順我們的根機，花這樣長的時間，一直到現在將入涅槃了。所以不得不向大家吐露他內心所隱薩的本懷，目的是要讓人人了解，人人本具佛性。**成佛之道就是要「精勤大乘法」，這樣「當得成佛道」，這是我們應該要深刻瞭解。**前面的文我們這樣說：

經文：「然世尊先知我等心著敝欲，樂於小法，便見縱捨，不為分別，汝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。」

因為我們的根機還未堪接受，所以時機還未到，佛陀就沒有直接這樣跟我們說，「不為分別」。就是用四十多年的時間，到此時才開始向大家宣告，人人能夠得佛授記，人人都能成佛，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本具寶藏。這是佛陀觀機逗教，因緣未成熟，還沒辦法說。我們累生累世我們都有聽到佛的教法，現在佛陀名稱是圓寂了，其實還是娑婆世界教主，我們還生在佛法中。還有很多人在世間講經，同樣還在傳佛法，法脈還在人間。還有很多人自稱佛教徒，同樣還在禮佛、拜佛，不論是不是道理很透徹了，卻是佛法還是在人間。**最重要的，我們要正知、正見、正覺知。**我們一定要好好用心，如何將佛法能夠布達在人間，這是最重要。下面這段文再說：

經文：「世尊以方便力，說如來智慧，我等從佛得涅槃一日之價，以為大得，於此大乘無有志求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世尊以方便力，說如來智慧」；謂世間之人，於現世中，親近善友知識，聞其善巧方便說法，遂發菩提之心，是名以方便力。

須菩提還是這樣說，世尊以種種方便法，其實也是從如來的智慧，智慧中來向大家說法。其實，雖然是說「阿含」，《阿含經》裡面也含藏著佛的智慧，無有一法不是佛的智慧存在。所以「世尊以方便力，說如來智慧」，是隨機逗教。我們根機是什麼，佛陀的智慧，就用方便來說法。意思就是說，「世間之人，於現世中，親近善友知識」。我們若懂得好好親近善友知識，這些善友知識所說的話，我們「聞其善巧方便說法」，能夠去親近，好的法，我們要好好聽。現在雖然佛陀不在人間，但是他的法身還在人的心目中。這善知識沒有迷茫了，這些善知識也是過去生中有薰法過，薰過法香，所以這個法還在意識中。還能從他內心所知所見是正知正見的法，這樣善巧方便來說話。我們也應該要好好發菩提心，我們要好好按照這個方便法。雖然說是方便法，其實是佛的真智慧，是我們的根機能夠接受的範圍。我們若聽到，絕對是做得到的，做得到的，好的事情，做就對了。這就是善知識來牽引我們，對的事情，我們做就對了，這樣叫做精進。聽法，有因緣，我們就要精進。

*「合喻」：方等體信，承上謂佛於阿含教中，不為我等分別，而於方等會上以方便力。

這就是合譬喻於「方等體信」。從「阿含」一直轉到「方等」，《方等經》的時代，大小乘法兼施。佛陀將這些小乘的弟子，慢慢帶入了向他們說大乘法，這個銜接要合在一起時，大家邊聽邊瞭解。「方等體信」，我們能夠體悟、體會，原來佛法不只是獨善其身，還要去兼利他人。這比「方等」更先，前面的「阿含教中」，「於阿含教中，不為我等分別，而於方等會上以方便力」。佛陀於「阿含」，就是隨眾生機，來到「方等」就開始用力了。要讓大家知道：「你不只是到這裡，你還要再向前推動，向前走。」所以再增加一個「力」。在「阿含教中，不為我等分別」，就是隨我們的根機，讓我們在能力範圍內修行，沒有告訴我們，我們要去利益他人，所以「不為我等分別」。「而於方等」，來到「方等」這當中，法會中開始述出了「方便」的力量出來，就是再向前推。

* 「權智之力」，說六種根塵，皆是大乘實相智慧。

所以「權智之力，說六種根塵，皆是大乘實相智慧」。到此時，六根、六塵，其實我們要造福人群，同樣沒有離開六根、六塵。眼根，見苦知福，眾生怎會這樣苦？聽到眾生在述說他困難的境界。所說的，不論是我們的身體，與外面的境界，苦難的眾生，我們在那裡接觸到之後，我們的意根就開始啟動。憐憫心，開始我也願意去幫助，我願意去救濟。因為我們這個身體，「五根」、「五力」就使用出來了，在我們的一念心願意付出。我們大家不也是這樣嗎？有這個身體才有辦法去做好事。也因為有這身體，起心動念，煩惱一生，也是這身體去做很多煩惱無明，牽引做了很多錯誤的事情，也是這個身體。所以在《方等經》中，開始用「方便」，啟發我們的智慧，這個力量要懂得選擇。善惡要分明，善的，我們要力行向前推動；惡的，我們要戒，預防戒除惡念、惡行。

所以來到「方等」，就有這樣，佛陀要用較大的力，聲聲呼喚，人人開始要身體力行，要起動了。這就是六根、六塵，「皆是大乘實相」，若不是這個身體，要如何展現出大乘法呢？就是有六根、六塵，我們才能展現出「大乘實相」。真諦、道理無體無形，「實相」就是用這道理，無體無形的道理入我們的身心來，讓我們的身心力用。能夠看到這個人很有心，很發心，很善心，他所作所作一切，都是智慧，讓人敬佩，讓人尊重。這就是因為有我們這身體。所以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」呢？我們此生聽到佛法，我們若不好好趕緊用在我們這個身軀，身體力行去付出，這樣來自度，也去度人。所以叫做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」。我們此生若不好好度，來生是否能遇到佛法？你來生是什麼樣的身形？是人的身形？是牛、狗的身形？我們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們要把握我們此生聽法，聽法就要身體力行。所以「權智之力，說六種根塵，皆是大乘實相智慧」。我們要很用心了。接下來說：

經文簡釋：

「我等從佛得涅槃一日之價」；樂著涅槃而不利眾生者，是小乘之境界。獨一無伴，常住涅槃，偏空解脫。

「我等從佛得涅槃一日之價」。這個涅槃，就是佛跟我們說，在「阿含時」開始就說，斷煩惱，脫離生死等等，所以大家都偏向在斷煩惱、脫離生死。因緣果報很可怕，所以大家一直趨向於得涅槃。這

樣的「一日之價」。其實這就是還在小乘，只是為自己斷煩惱。他「樂著涅槃」，只是這樣。所以「而不利眾生者」，只是想自己得到寂滅解脫，不想說願意發大心、立大願，入人群利益眾生，都還沒這樣的心。所以「是小乘之境界」。這種「一日之價」，只是私己，「一日」就是只有自己，小乘的涅槃。就是不願意去利益眾生，所以是小乘的境界。那就是「獨一無伴」，自己獨善其身，沒有要兼利他人。自己修自己的行，這是不是只是顧自己，不肯顧別人，這是不是很孤單？是不是很孤獨？所以「獨一無伴」，就像是羊車、鹿車一樣，都只有一輛羊車，一輛鹿車，這羊車鹿車都是單獨一個人在玩。其實大白牛車，才是真正裡面裝潢很多寶物，可以載很多人，走很遠的路，這樣有同伴。但是小乘境界「獨一無伴」，所以「常住涅槃」，就是「偏空解脫」，只是執著在自己。從「阿含」、「方等」一直到「般若」，都只是守在自己。雖然了解的法，佛陀是用這樣多的心，權巧方便的法，但是我們還是停滯。

* 「涅槃」：譯為寂滅，滅生死因果之義。

* 佛言：常住涅槃，是涅槃縛。

所以「涅槃譯為寂滅」，「涅槃」就是寂滅的意思，就是滅生死因果的意思。也是佛陀所說的常住涅槃，這些獨善其身的人，只是想要自己獨善在這寂滅生死因果，只想要停在這裡而已，佛說這叫做「常住涅槃」。也就是涅槃綁住了，受涅槃的繩索綁住，所以「是涅槃縛」，就是受涅槃綁住。所以他打不開他的小乘心門，打不開，無法向大乘法走。這種只是執著，執著在於小乘法中，「樂於小法」。所以，「便見縱捨」，大乘法，他甘願放棄，就只是樂著在小法，這些我們前面已說過了。所以，我們學佛一定要好好自利、利他。大白牛車，自己能享受，也能同時度人、載人，與我們同行到目的地。

* 或譯滅度：滅生死之因果，渡生死之瀑流。是滅即度。

* 「寂滅」：寂安穩之義，滅者生死大患滅。

「涅槃」，也再翻譯為「滅度」，「滅生死之因果，渡生死之瀑流」。這叫做「滅」，也就是「度」，這叫做「涅槃」。「寂滅」就是寂，安，安穩的意思，寂滅就是清淨安穩的意思；滅是滅生死大患。當然在佛教中，我們會常看見「涅槃」，「涅槃」是什麼意思？就是滅度，就是寂滅。但是我們只是這樣停滯著，只是利益自己，我們也是同樣

會受涅槃將我們困住。因為我們不肯發大心，就受到解脫、生死，這樣就將我們困住，我們不願意再投入群。佛陀的成佛是因為眾生而修行。我們剛才說過，從地獄中那時候的那念心，那念心就是佛最初的一念心。哪怕他墮入地獄，全身的皮剝到脖子，用那些皮去拖那台車，實在是我們能夠知道這是多苦啊！他還願意為身邊這個人，承受不了，他願意替他拖車，這念心。所以，因為這樣，能即刻離開地獄。這念心一起，獄卒一棍，讓他離開地獄，生切利天去。

在那地方，並沒沈迷於享受，他那時才能很了解，他是為什麼會墮入地獄？也是一念無明，人群中，在人群中做了錯誤的事，所以墮入地獄，受這麼多苦難。所以他在天堂，憫念地獄，源頭是來自人間。人間不造業，就不會墮入地獄。所以他才開始發心立願，不要在天堂享受，願意在人間修行。所以生生世世，上求下化，不畏生死，不怕生死。但是他的心，已經是時時都是在寂靜中。他的內心，就是寂滅、滅度，就是「華嚴」的境界，這是佛的本懷，永遠就是很寧靜。外形脫下了莊嚴的服裝入人群中，但是他的智慧，他的心，還是如如不動，在滅度，寂滅，涅槃的境界，永遠都存在。但是他還是在人群中來來回回，這念真如本性，永遠都是明照光明在人群中，這就是真正的大涅槃。不是小涅槃，是大涅槃。生死本來就已經解脫了，他還是願意再入娑婆世界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以為大得，於此大乘無有志求」；然我等既從佛在阿含教中得一日之價，以為大得，故於此方等大乘。

*雖曰心相體信，入出無難，然亦於此大乘無有志求。此喻上文中，所止猶在本處。

但是須菩提他們說，我們以為一日，得一日之價，以為我的煩惱去除了，這樣我就很滿足了。所以「以為大得，於此大乘無有志求」，這表達了小乘人的心境。「然我等既從佛在阿含教中得一日之價」。在「阿含」的時代，已經知道要斷煩惱，取入涅槃，能夠解脫生死。這「在阿含教中，得一日之價，以為大得」。他以為說這樣已得到了，滿足了，「故於此方等大乘」，沒有起心，沒有發心。僅管「方等」時，佛陀開始說大乘法，他們還停滯於小乘，「阿含」所教育的斷煩惱那個地方。所以因為這樣，到「方等」這個時候，他還未發大心。雖然來到「方等」這時候，「心相體信」，心也了解了，瞭解不是到小乘，佛

法還能進一步開啟大心，入人群度眾生。應該這些法都知道，所以「入出無難」。小乘法、大乘法全部都知道，進出都沒有困難。不過，還是一樣，那念大心起不出來，就是不願意發心。法，知道是知道，要我殷勤精進，我還是做不到。

這種大家都在修行，一早在做早課，有的人就覺得這麼早，尤其是冬天，漸漸地到了。溫暖的「大平林」很舒服，要掀開這棉被有困難，還是停滯在那個地方。與這一樣，懈怠啊。懈怠，時間消磨逝去，心無法啟動，輕安自在。我們若能一念心一轉，輕安自在，來來回回。釋迦牟尼佛不就是這樣嗎？地獄中的第一念心，那分願意代眾生受苦難，這就是地獄中的第一念心，行菩薩道。所以我們人人要用心，用心才有辦法精進，不要「鈍根樂小法，貪著於生死」，不要只是這樣。這貪著於生死，這種就會在苦惱中，擔心生死很苦，所以不敢再與人攀緣，這樣就不對了。我們還是要入人群，清淨我們的心，廣度眾生。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啊！

【補充資料】《賢愚經卷》第十三（六三）

佛始起慈心緣品第五十六（丹本為六十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諸比丘，夏安居竟，往至佛所，禮敬問訊。佛以慈心，慰喻撫恤：「汝等住彼，得無苦耶？」慈心矜篤，極懷憐愍。阿難見之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慈愍垂矜特隆。不審，世尊！發如是心，為遠近耶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欲知之，當為汝說。過去久遠，不可稱計阿僧祇劫，有二罪人，共在地獄，卒驅之使挽鐵車，剝取其皮，用作車鞅，復以鐵棒，打令奔走，東西馳騁，無有休息。時彼一人，筋力薄，獄卒逼之，蹙地便起，疲極困乏，絕死復蘇。彼共對者，見其困苦，興發慈心，憐愍此人，顧白獄卒：『唯願聽我躬代是人，獨挽此車。』獄卒瞋恚，以棒打之，應時即死，生忉利天。阿難當知！爾時獄中慈心人者，我身是也。我乃爾時，於彼地獄受罪之時，初發如是慈矜之心，於一切人，未曾退捨，至於今日，故樂修行慈愍一切。」

爾時阿難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《大方便佛報恩經》卷第二·發菩提心品第四

……(前文省略)……

爾時喜王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知恩，自發菩提心；菩薩報恩，教一切眾生令發菩提心者；如來世尊於生死時初發菩提心，因何事發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過去久遠不可計劫生死中，時以重煩惱，起身口意業故，墮在八大地獄，所謂：阿訶訶地獄、阿婆婆地獄、阿達多地獄、銅釜大銅釜、黑石大黑石，乃至火車地獄。我於爾時，墮在火車地獄中，共兩人並挽火車。牛頭阿傍在車上坐，絨脣切齒，張目吹火，口眼耳鼻，煙炎俱起，身體殊大，臂腳盤結，其色赤黑，手執鐵杖，隨而鞭之。我時苦痛，努力挽車，力勵前進。時我徒伴劣弱少力，劣弱在後。是時牛頭阿傍以鐵叉刺腹，鐵杖鞭背，血出沐浴，隨體而流。其人苦痛，高聲大喚，苦痛難忍，或稱父母，或稱妻子。雖作如是唱喚，無益於己。我時見是，受大苦惱，心生哀愍，因慈心生故，發菩提心。為此眾罪人故，勸請牛頭阿傍：『此罪人者，甚可憐愍。小復加哀，垂慈憐愍。』牛頭阿傍聞已，心生瞋恚，尋以鐵叉前刺我頸，尋時命終，即得脫於火車地獄百劫中罪。我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，即脫火車地獄之罪。」

佛告喜王：「挽火車者，今我身是。因發菩提心故，疾得成佛。是故當知，一切眾生發菩提心，其事非一：或因慈心，或因恚心；或因施心，或因慳心；或因歡喜，或因煩惱；或因恩愛別離，或因怨憎和合；或因親近善知識，或因惡友；或因見佛，或因聞法。是故當知，一切眾生發菩提心，各各不同。喜王！當知菩薩摩訶薩知恩報恩，其事如是。」

說是法時，萬八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一切大眾中有得須陀洹乃至阿羅漢。時天龍、鬼神、人及非人，亦能發聲聞、辟支佛心，聞法歡喜，頭面作禮，右遶而去。（《本緣部 3》p. 136. 1～p. 136. 2）